

朝花夕拾

十年前写作这首诗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种愈来愈浓烈的乡愁,如今则是乡愁缠身了,恨不得把整个身心都融化于独山下的这片土地,与这片土地一起迎接朝阳,一起承接雨露,一起憧憬未来,一起沉入梦乡……



■ 林平

一望无际的秧田上白鹭翩飞,池塘恍如一面面明镜,镶嵌于绿毯似的秧田间,布谷鸟的叫声不时传来,夹杂着其他一些鸟鸣,婉转悠长。北畝的田野上,一块块荷塘绵延数百米,荷花高举,荷叶婆娑;荷塘旁边,飘扬着一面面红旗,每一面红旗下面,都挖好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大塘,远处仍有五六台挖掘机在隆隆地响着,挖掘着更多的方塘。曾在独山村担任29年村支书,去年才退休的林承柏说,这些方塘是作为稻虾共作和荷虾共养之用,它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多彩田园。

望着碧绿的稻田荷塘和一块块新挖的方塘,我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一些日子,新挖的方塘里蓄满了水,种荷养虾,加上无垠的稻田和荷塘,恍如一支神奇的笔,在广袤的田园上描绘着一幅绚丽的画。

“你可别小看这些方塘,养的小龙虾年底就会见效益,最贵卖到20块钱一斤哩。”林承柏的声音不高,却充满自信,“有些村民已经养了小龙虾,一亩塘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七八千块钱。”

比邻那些荷叶田田的方塘,就是林承柏说的村民养殖小龙虾的地方。每个方塘面积都是十几二十亩的样子,塘与塘之间修筑有宽若丈余的塘埂,可以行车,一条笔直的道路把所有的方塘串了起来,路边是一条砌了防漏层的水渠,一棵棵新栽的樱花、合欢、玉兰等观赏树木分列道路两边。

“明年你再回来看看,这条路就是一条樱花大道。”林承柏认真地说。

我的心动了一下,为独山即将变成现实的蓝图,也为邻里乡亲赖以生存的独山大地。县里规划的仙居国家农业公园项目建设正在蓬勃展开,如火如荼,独山村是这个大公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景美好。

独山村地处大别山与淮河之间,河南省光山县仙居乡西部,属于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因独山而得名。奇异的是,无垠的田园上兀自凸起了一座孤零零的山,孑然独立,即是独山。我的老家便在独山东边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名叫章畝的村子里。

在外地生活久了,潜意识里总是渴望回到独山下的老家。老家的房子仍在,只是屋门已很少打开了。父母都已过世,大弟一家于年前搬进了在仙居街上新买的房子,小弟常年在广东打工,都很少回来。我偶尔回来一趟,会绕

旅人絮语

在乐亭籍各界人才中,还有一大批奋斗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成就卓著的大师名家。像史学家史树青、音乐家宋飞、儿童文学女作家葛翠琳,以及播音员宋世雄、孙正平……

难忘乐亭之行

■ 王云汉

国庆节前,报社工会和退休支部组织老同志到河北省乐亭县参观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的纪念馆。

我们由北京乘车至乐亭,稍事休息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李大钊纪念馆。馆内讲解员生动的讲解令我们收获满满。馆里的布展变化不少,尤其是添加了影像资料。像1924年6月,李大钊参加莫斯科共产国际会议第五次代表大会场景,非常清晰珍贵。另外,我们参观时也看到了少年儿童讲解员的培训场面,深感这对培育青少年的爱国情怀意义深远。

乐亭县妇联主席陈巧敏和张姣同志,还带领我们参观了乐亭英才展览馆和百年吹商展览馆。

在参观英才馆之前,我仅知道乐亭有革命伟人李大钊和抗日名将李运昌。哪里晓得,在乐亭这块沃土,自新中国成立后竟然走出了30位共和国授衔的将军、11位两院院士、46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乐亭也因此

着老房子转一圈,感受一下老家的气息。

前些日子,回到章畝。老屋门口塘边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门前一蓬栀子花开得正白正大。那是母亲留下来的,花枝上还有母亲生前系下的一些红布条,早已褪色了。老屋前面是几处残垣断壁,那是人家搬走了留下来的废墟,上面长了一棵棵参天的白杨。村子里很多人家都搬迁了,有的像大弟一样搬到了乡街上,有的搬到了县城甚至市里,还有的在省城和经济发达地区安了家,村里的很多老房子都倒塌了,日渐萧条。

见我回来,正在塘边洗菜的二妈和在屋前捆树枝的长天大哥过来说话,邀我去家里坐坐,说家里包了粽子,还有甜脆可口的桃子。那些都是我小时候的美食。我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独山脚下有个桃园,如今,那片桃园早已消失,碧绿的枝叶间的那些闪着光的桃子,一直隐现于我遥远的记忆里。我对二妈和长天大哥说:“独山很快就要搞旅游开发了,咱们这里会越来越美好!”他们的目光中便流露出了惊喜和期待。

二

独山搞旅游开发是有优势的,不单单是因为独山处于仙居国家农业公园的核心地带,更在于独山本身——天然石洞是独山最大的资源,天然石像则是独山的又一资源。

独山海拔不足200米,远看翠绿圆润。单单一座山也就罢了,奇就奇在山腰间的一座天然石洞。洞底面积阔达千米,冬暖夏凉,是避暑的好去处。传说石洞从山的东坡深入下去,蜿蜒通达山的西北坡,战乱年代,乡亲们常跑进山洞避难,偌大的山洞最多时可容纳两千余人。20多年前,曾有电视剧剧组到山洞拍片,独山一时名声大噪。

山洞的洞口处静立着一座天然人面石像,高约十米,犹如人脸侧面,坚毅冷峻,棱角分明,刀劈斧削一般。我不知道天然人面石像从何时而成,我只知道,打我记事时起,它就守护在我家门前的独山洞口,守护着山洞和每一个进出山洞的父老乡亲,日日夜夜,寒冬酷暑。

打小,我就熟悉独山,在独山上放牛、割草、逮蜈蚣、钻山洞。山洞石壁的裂缝间不时有水滴落下,砸在碎石地面上,悄无声息。恍若声息被幽深的洞窟吸纳进去,恍若千古时光由此计时,不舍昼夜。渗水的石壁上长满了斑斑青苔,让人想象着山洞的孤寂久远,除了风声和鸟鸣,少有人迹。

岩石绝壁上有一个个形象规则的印痕,

或状如磨盘,或形如石碯,或立如佛像,或灵如牲畜。它们品相完美,若鬼斧神工,却又分明显现出人工雕琢的痕迹。有的石头上还刻有文字,历经千年而字迹清晰,有人称其为摩崖石刻。

令人捉摸不透的是,远古时代的独山子民何以能如壁虎或蝙蝠一样,身贴凹陷的绝壁,悬吊于高高的洞顶,一凿一斧雕琢出那些千古不化的痕迹?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在悬崖石壁上打磨,切割下一个个有用的石具,绝非为了雕琢精美的石刻艺术。那些以琢石为生的匠人中,一定也有我的先人。小时候,我家里用过的精美的石碯、磨盘、猪槽、门墩以及铺地的石条,都该是出自石匠之手吧!如今,那些精美的石器大多已不见了踪影,倘若有朝一日把它们收集保护起来,该是何等的幸事!

林承柏告诉我,独山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将会让我的这个愿望变成现实,项目中就包括建设一座农耕文化馆,保护像摩崖石刻和天然石像之类的独山文化遗存。

林承柏是我的本家,比我高两辈,我该叫他小爷。他当过兵、打过仗、立过功,我认识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到当时的信阳地区电业局工作。深秋的一天,父亲和一个陌生人突然进城来找我,说是村里想买台变压器回去,手头的钱不够,看看能不能找人赊点账,先把变压器买回去,让老家的人先用上电,等明年收割了麦子和稻谷再偿还欠款。我父亲当时是村小学的校长,和他一起来的那个陌生人,就是当时的村支书林承柏,家住林岗。老家比较偏僻,虽是平原地带,却一直没能用上电,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电灯,像城里人一样用上录音机、看上电视,是乡亲们的一个朴素的思想。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找了人,还真把这件事办成了。

那年春节我回了老家,看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亮堂堂的。那台小变压器,带了章畝、刘畝和林岗三个自然村的用电负荷,还绰绰有余。

20多年沧桑巨变,章畝和林岗各自单独安了一台变压器,原先的那台变压器,如今只供刘畝一个村庄用电了。

三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我都60多岁了!”林承柏感慨道。

是啊,时光荏苒,日月轮回,一不留神他就在一个岗位上待了29年的时光。29年,他熟

悉独山村的每一户人家,熟悉独山下的每一寸土地,熟悉独山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甚至每一根野草。过去,独山村虽然不是贫困村,却仍有不少贫困户,我二妈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即便不是贫困户的,大部分乡亲的生活也不富裕,很多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

曾经有很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独山有山有水,有一马平川的优质粮田,为啥老百姓就富裕不了呢?林承柏也在思索着,没有答案。后来,仙居乡来了位新书记,新书记和他们一起思索着,渐渐地有了一个思路:开发独山的旅游资源,辅以稻虾共作和荷虾共养,闯出一条致富路。

说干就干。仙居乡政府上报的独山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主要建设内容除了修筑上山公路、登山步道和观景台、加固保护天然山洞,就是建设独山农耕文化馆。眼下,观景台和农耕文化馆已经破土动工,已收集了不少石碯、石磨、磨盘、石墩等农耕用品,以后还会增加一些斗笠、蓑衣、簸箕、犁、耙,待农耕文化馆建成,便都将成为珍贵的馆藏。

“乡里的计划大着哩!”林承柏呵呵一笑,指着西边的河流和北边的群山说,“乡里要开发两山一河,让这两山一河成为老百姓致富的依托。”

我知道的是,两山为独山和杏山,一河为竹竿河。独山往北五六里的地方有一片低矮的群山,即为杏山。竹竿河从南边的大别山腹地迢迢而来,擦着独山和杏山的西脚流过,北入淮河。我曾站在独山顶上,眺望竹竿河犹如一条金色的飘带,从山脚蜿蜒飘过,我惊叹于竹竿河原始的美,遗憾于它的藏在深闺人未识,倘若独山旅游景区开发了,还愁无人来欣赏吗?

我憧憬着,几千年以种粮为生的独山子民,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旅游景区的居民了。整天生活在风景如画的两山一河间,该是怎样美好的感觉呢?想一想都让人陶醉。

坐在老家门前池塘边的树荫下,面对圆润青翠的独山,我和林承柏絮絮地聊着。聊即将成形的稻虾共养和荷虾共养,聊独山景区开发,聊竹竿河治理。林承柏的心中还有一个美好的蓝图,他设想把独山村的人口集中于一处建房,村子外观古朴恬淡,村子里则充满现代气息,是村民乐居、旅人留恋的好地方。

这幅蓝图,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农村生活,也让我想起一首题为《端午》的小诗:
泱泱水边,炊烟袅袅
水车架在池塘边,乡亲头戴草帽蹬车唱歌
车水哟,当当哟
糯米干饭汤汤哟
那水便潺潺地歌唱着
从水车里淌进秧田
秧苗间,有鱼秧游来游去
总有一种记忆飘散出秧苗与阳光的味道
清塘水与鱼秧的味道
土坯房舍与炊烟的味道
片片粽叶与糯米的味道
我的端午在五月的河水 and 阳光下行走千年
望一眼故乡,愈演愈烈
诗里描写的画面都是我小时候亲眼所见的真实场景,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永生不灭。十年前写作这首《端午》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种愈来愈浓烈的乡愁,如今则是乡愁缠身,恨不得把整个身心都融化于独山下的这片土地,与这片土地一起迎接朝阳,一起承接雨露,一起憧憬未来,一起沉入梦乡……

【作者简介:林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首届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大赛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中央企业“五个一工程”奖等文学奖项。作品多次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项目、“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诗情话意

回家

■ 西杨庄

有母亲的中秋节
故乡,轻风袅袅环绕
清凉又舒爽
炊烟在屋顶上嬉戏
迎风的月亮举着它的花枝
等长须飘逸的老神仙腾云而来

有母亲的中秋节
鸟儿已经收翅归巢
太阳送来下一个清晨
母亲日渐蹒跚的脚步从门前犁过
额上的沟壑如浅锄的黄土
那灰白的羊羔
依偎在我的妈妈身旁

那是我母亲的中秋节
故乡的时光从来不仓促惊慌
那是有母亲的中秋节
我要回家,寻一寻时光
望一望秋月,再扬手指指说
你的故事都已经跟风走了

有母亲的中秋节
我要回老家去寻找,一路上
坐着站着等着低着昂着头
想到深处就像点头谈心的花朵
我穿过城市,穿过风景
进入我的故乡,对着站在村头的母亲
大声倾诉

有母亲的中秋节
我看见母亲把辣心的大蒜
和红辣椒一一串了起来
一串一串挂上了屋檐
乡音闯入耳膜,在村前的小路上
攀攀爬爬

而此时,母亲挑一副担子
正越过沾着露水的菜园眺望着
我来的方向,一头
挑着我咿呀学语的童年,一头
挑着妈妈锄地的锄头

有母亲的中秋节
我回家



水上小舟

徐建军/摄